

《莞水丛书》第四种  
张淦祥 杨宝霖主编

宋 东 莞 遗 民 录  
胜 朝 粤 东 遗 民 录

清·陈伯陶著 谢创志标点



张淦祥 杨宝霖主编

荒水禁書

第四种

乐水园印行

# 《莞水丛书》第一辑

张淦祥 杨宝霖主编

- 第一种《东莞诗录》(修订本)共五册(未出)
- 第二种《石屏遗集》、《壮其遗集》一册(已出)
- 第三种《东莞诗词俗曲研究》共二册(已出)
- 第四种《宋东莞遗民录》、《胜朝粤东遗民录》一册(已出)
- 第五种《邓云霄诗文集》(即出)
- 第六种《邓蓉镜诗文集》(即出)
- 第七种《邓锡祯诗集》、《邓寄芳诗集》一册(未出)
- 第八种《张家玉集》、《张家珍诗集》一册(未出)
- 第九种《张其淦诗集》(未出)
- 第十种《罗嘉蓉诗集》(未出)

## 莞水丛书第四种

张淦祥 杨宝霖主编

### 宋东莞遗民录 胜朝粤东遗民录

(二〇〇三年五月)

谢创志标点

乐水园印行

88.7×119.2 厘米 32 开本

330000 字 印张 17.75

印数 700 册

东莞市东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莞准印字第 DG2002-055 号

## 《莞水丛书》序

东莞水口 张淦祥

东莞历史悠久，代有名人，著作如林，流风远近。陈建《通纪》，价重朝鲜；钟氏《花笺》，名传英法；赵秋晓之《覆瓿》，收入《四库全书》；邓朴庵之《丛述》，号称岭南大典；《宝安诗正》，聚八百餘载之东莞诗魂；遗民二录，汇宋明两朝之民族气节；袁崇焕、张家玉之著作，乃生动之爱国教材；邓云霄、罗嘉蓉之诗章，为真实之写诗借鉴；张穆龙媒，名驰艺苑；林光哲学，光耀学坛。东莞古代之光华，藉藉之在人口者，至今犹未冷也。洎乎近代，林直勉之书法，邓尔雅之篆刻，张荫麟之史学，容希白之金文，国人传誉，海外腾芳。凡此种种，足为莞邑生光，为河山添彩也。

慨乎屡经兵燹，典籍遂希；偶拾秦灰，所馀无几。凋零珍籍，痛惜何堪。况今世易时移，人趋科技；式微国学，后继为难；抢救珍丛，延万一于后世；布刊典籍，化千百于今时；庶几不致愧对前贤，稍能有启迪后代。凡爱乡邦文化之莞人，当有此心，非独淦祥一人之见也。

淦祥出身寒素，艰苦奋斗二十馀年，幸今略有馀资，遂起刊印乡邦典籍之愿。窃

念整理东莞典籍，唯有邑人。杨宝霖先生搜罗、整理乡邦文献数十年，久负众望，遂邀主持其事，组成整理、编辑小组，逐步布刊莞人著作。东莞文化得以弘扬，潜德得以昭明，余之愿也。

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一日

## 凡例

- 一、本丛书只收莞人著作。
- 二、所收前代文献，以一九四九年为下限。其作者解放后尚存者，亦择收之。
- 三、本丛书以抢救濒于销亡之珍籍为主。
- 四、其书非珍本，而于国内学术研究颇为重要，又流传稀少者，校点刊之。
- 五、本无其书，其内容有助于研究者，为之编辑。
- 六、抢救，整理，校点东莞文献，目的在于研究，今莞人研究东莞古代文史之作，其有价值者，择为刊行。
- 七、属凡例第三条者，出影印本；其他，出校点排印本。
- 八、时至今日，地方文献，得书至艰，莞志所录，百不存一。且人力有限，时复匆忙，所刊次第，不以时代为序，不以性质归类，仿明汲古阁刻《宋六十一名家词》例，随成随刊。不伦之讥，赧颜受之可也。

## 前言

谢创志

《宋东莞遗民录》二卷，是陈伯陶继《胜朝粤东遗民录》后纂成的另一本人物传记类史籍<sup>〔一〕</sup>。《胜朝粤东遗民录》包括整个广东的明末遗民的传记，《宋东莞遗民录》则限于东莞宋末遗民的传记。

关注东莞宋遗民史料的，不独陈伯陶，早在明代，袁昌祚就撰有《东莞宋八遗民录》，刘鸿渐序云：「必瑒退居岩岩邑，锢守荒村，故天下无有知之者，而所著《覆瓿集》亦不传。少参袁莞沙先生惧其久而湮没也，特为采摭事行，缀以遗文，自庚、纪兄弟而下一时与必瑒唱酬如李春叟、翟冕皆附焉，又益以赵东山、何文季、邵绩，都为一集。」<sup>〔二〕</sup>可惜该书早佚，连陈伯陶亦未得见<sup>〔三〕</sup>。然则袁昌祚虽具草创之功，陈伯陶却仍需从头干起。全书虽仅二卷，却收东莞宋遗民二十七人，则其提供的资料肯定比袁昌祚的佚著更为富赡。

陈伯陶《宋东莞遗民录》之辑，得到好些人帮助。其中有提供族谱，以资采用的。例如卷一之末补录的赵良骥、赵良骏传，卷二之末补录的诗文，就分别是录自赵氏、亭头陈氏族谱<sup>〔四〕</sup>。又曾得友人助其校对，笔者所知，丁仁长是其

中一位。

丁仁长（一八六一—一九二六），字伯厚，晚号潜客。番禺人。光绪九年（一八八三）进士，为翰林院庶吉士，十二年（一八八六）散馆，授翰林院编修，充国史馆协修，十七年（一八九一）充贵州乡试正考官，十九年（一八九三）充顺天乡试同考官，二十年（一八九四）升任翰林院侍讲，二十二年（一八九六）转翰林院侍读，充日讲起居注官。后因父病，请归，未及家而父卒，以此抱憾，意不复出。光绪二十六年（一九〇〇），慈禧、光绪帝逃奔西安，丁仁长即奔赴相随，得到朝廷夸奖和赏赐，由是感激，发奋著述，成《中兴金鉴》等多种，献给朝廷，以表忠心。有《丁潜客先生遗诗》传世<sup>〔五〕</sup>。

陈伯陶与丁仁长分属同僚，来往颇密，赠和之作亦多，可见交情不浅。特别是辛亥革命后，丁仁长曾四度赴港，每次赴港都与陈伯陶等避地海滨的遗民们唱和。

考《丁潜客先生遗诗》有《客港日为真逸校〈东官宋遗民录〉》，既里旋，真逸以祀秋晓先生生日诗见示索和，赋此却寄》一首，云：

海上辟兵局斗室，手校蟬编师宋逸。篁墩旧录须补遗，开卷玉渊呼即出。公诗多恣态不群，公气勇激榴花军。鲁连蹈海恨不早，灵旗长绕崖山云。荐菊何人奠琼斝，龙湫道人好事者。未办祠堂傍宋台，先集衣冠迎汐社。拜坡生日陈坡诗，西陂韵事谁嗣之。（自注：



事见国朝宋牧仲《西陂类稿》。茅屋菜羹兴不浅，可似温塘题壁时。况公本是文山客，柴市苍凉痛薤碧。百拜兼画像悬，孤贞还侑朱鸟食。噫吁嘻！禾油歌罢歌黍离，前人倘识后人悲。愿将蚁梦君臣意，写入神弦迎送词。（自注：「南柯还是梦，蝼蚁自君臣」，秋晓句也。）

可见番禺丁仁长就在香港为伯陶校读该书。事情具体在什么时候呢？按本诗又见《宋台秋唱》卷上，两本有异文。诗题「客港日」，《宋台秋唱》卷上作「丙辰（二九一六）秋旅港」，也就是说，丁仁长校读《宋东莞遗民录》必在是年秋天，据诗题，知丁仁长没有参加祀秋晓生日的活动，即又在「九月十七」前。再联系陈伯陶编《聚德堂丛书》本《宋东莞遗民录》有「丙辰仲秋付梓」的牌记，我们可以肯定：丁仁长为陈伯陶校读《宋东莞遗民录》，是在丙辰年七、八月间。

此书编成后，有人建议陈伯陶广为搜采，仿《胜朝粤东遗民录》例，复撰《宋粤东遗民录》，陈伯陶曰：「唯唯，海滨无书，不能具也，请俟他日。」<sup>〔六〕</sup>可惜的是这个心愿始终没有完成。

《宋东莞遗民录》对我们来说，有着多方面的意义。

首先，它集中了多位宋末莞人的生平事迹，甚便后人研究。除了卷上补录的赵良骥、赵良骏两传系直接录自族谱外，其余各传俱系采摭多种著述，经考证辨误，

综合而成。

如大家所知，东莞的文化是在宋代尤其是宋末才得到蓬勃发展的，其中起关键作用的，当然是宋亡后这一班遗民们。如果没有赵必瑒、陈纪等人，我们很难想象，东莞古代的诗坛要到何时才出现第一位明星；如果没有他们，东莞的诗歌发展会是如何的一种状况！所谓知世论人，知人论文，今天我们探讨东莞宋代诗歌创作，谁会舍此书而不顾？又，李用、李春叟父子俱以理学名，「过洋乐」一典，已是莞人皆知，然而，他们的思想渊源何自？除理学外，他们的贡献还有什么？我们对此种问题的探讨，却又稍嫌寂寞，其实若肯翻读一下陈伯陶此书，必有所得。

另外，陈伯陶还广泛搜辑钩稽，辑录了遗民们几乎所有的诗文，附在各遗民传记后。所保存的东莞文献，其意义不独供莞人摩挲鉴赏，更可供所有研究宋代文献的专家学者采辑。如卷下所附《诗文补遗》据《亭头陈氏族谱》收录的陈纪《满江红·钱赵念事》、《念奴娇·钓鳌台用东坡赤壁韵》两首，即可补著名词学家唐圭璋先生《全宋词》之遗<sup>〔七〕</sup>。仅此一点，已足说明此书之价值。

赵必瑒是这班遗民中最重要的一个，陈伯陶不仅搜集其诗文，更对部分诗文的系年及其提及之往还诸人作出考证，于赵必瑒及其诗文之研究，极具草创之功。尤其对于东莞大量文献散佚殆尽的今天来说，这些尽管还很不够充分的考证已成为我

们必须参考的资料。此外，我们还要感谢陈伯陶在辑录诸遗民诗文的同时，又辑录了有关的赠答之作，使此东莞宋遗民资料库更臻美善，更大地满足了我们的引用欲望。

还有，此书对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。抗元英雄熊飞有如明末张家玉一样，一直是我们莞人的骄傲。他虽非遗民，但他的一生与遗民们有着扯不断的联系。德祐二年（一二七六）春初，熊飞岳父李用使飞起兵勤王，李春叟送诗云「马革裹尸真壮士，阳关莫作断肠声」，以壮行色。及本年夏，飞勤王兵溃归，赵必瑒引导他重树信心，再度起兵。熊飞缺军饷，赵必瑒捐以家货三千缗、米五百石〔八〕。可以说，没有如赵必瑒等人，也就没有抗元英雄熊飞。理解此项史料，对我们培养爱国主义精神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，不是很有帮助吗？

在充分肯定此书价值同时，我们无须讳言其缺点。

首先，陈伯陶编纂此书的出发点，其实与编纂《胜朝粤东遗民录》一样。陈伯陶自云：「余尝登宋王台，眺海山之苍苍，海水之茫茫，慨然想秋晓诸人往来丘墟禾黍间，未尝不俯仰古今，为之涕泗滂沱而不能已也，因复辑此《录》，自为把玩，且以贻世之同志者。」〔九〕。其目的，张其淦一语中的：「表梓里之精灵，寓黍离

之感喟。作者其有忧患之心乎？」<sup>〔十〕</sup>借表彰宋遗民以鼓动清末遗老不与新政府合作，亦正体现了陈伯陶的保守、落后的思想。

其次，此书在校对刻印上亦有错误。例如卷上赵必豫传云：「德祐四年夏，惠州守文璧辟为郡从事。」德祐是恭帝年号，元年是一二七五年，次年五月改元景炎，是端宗年号，实际上德祐并无四年。又如同卷赵必豫诗《和张竹处韵饯陈匝峰之濂泉》题下，陈伯陶据《东莞县志》引元人侯圭《濂泉亭记》云：「绍兴间，邑令张勋甃并作亭泉上。」查〔康熙〕《东莞县志》卷六《职官》五《宦绩》张勋传载「绍兴二年来为邑宰」。同书卷十一《古迹·廉泉亭》所载侯圭文亦云「此名廉泉，绍兴间邑令张侯所甃也」。可见，是陈伯陶误「绍兴（一一九〇—一一九四）」为「绍兴（一一三二—一一六二）」。类似问题，当然只是偶然失误，但对使用者来说，已造成一定的不便。

此书虽有不足，但相对其积极意义来看，则仍然很值得东莞历史研究者参考利用。可惜此书流传不广，那么将它加上标点并刊印出来，让更多人得以使用，实在是一件很应该做的事。

《宋东莞遗民录》只有一个刻本，笔者即据以标点。这个本子是陈伯陶的家刻本，扉页背面有「丙辰仲秋付梓、板藏真逸寄庐」的双行长形牌记。半页十一行，

行二十二字。「丙辰」即民国五年（一九一六）。该书又收入陈伯陶所编《聚德堂丛书》，故学界习称「《聚德堂丛书》本」。其实两本均用同一板片。

本次标点，笔者做了如下工作：

原书繁体直排，今改作简体直排，加上标点，文长者分段。原有目录基本不变，仅据实际情况于卷上加「补录」及卷下加「诗文补遗」两目。

原有双行小字夹注，包括注资料出处和考证按语两种。今将前者改作单行小字，加圆括号，仍系于原处；将后者移置每篇传文后，加上注码，以尾注形式处理。其它原有编排，不作改动。

原书有误字，确有依据的，改正并加注说明。

避讳字、异体字、俗体字、古今字皆径改，不加注。明显版刻错误如「已、已、己」等，径改，不加注。

原书所载有存疑或他书有可补充之资料者，今以见闻所及，为作考补。为便阅览，均以尾注形式出之，为与陈伯陶原注区别，冠以「创志按」三字。

工作过程中，得到业师杨宝霖先生具体细致的指导及审校，得到张淦祥先生热诚真挚的关怀，感激之情，铭记于心。

笔者学殖疏荒，见识浅薄，错误之处定多，方家大雅，幸垂教焉。

【注】

- 〔一〕 详参本书卷首张其淦序、陈伯陶自序。
- 〔二〕 刘鸿渐《东莞宋八遗民录序》，见〔康熙〕《东莞县志》卷十三《艺文》四，东莞市人民政府影印清刻本，附杨宝霖《校勘记》，一九九四年版。下文所引《东莞县志》均用此本。
- 〔三〕 同注〔一〕。
- 〔四〕 见本书卷上《补录》之末、卷下《诗文补遗》之末陈伯陶附记。
- 〔五〕 丁仁长有《丁潜客先生遗诗》一卷，其门人李麟颐编，己巳年（一九二九）刻本，广州九曜坊翰元楼刊行。卷首有吴道镕《序》、汪兆鏞《题辞》、张学华撰《行状》；卷末附桂喆、张其淦《续题辞》。陈伯陶《瓜庐诗剩》附录有丁仁长和诗多首，其中有不见于《丁潜客先生遗诗》的集外诗。
- 〔六〕 本书卷首陈伯陶自序。
- 〔七〕 见杨宝霖《陈纪生平及其词》，原载《文史》第六辑，收入杨宝霖《自力斋文史农史论文选集》，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，一九九三年版。
- 〔八〕 详参本书卷上赵必豫传、卷下李用传及李春叟传。
- 〔九〕 同注〔六〕。
- 〔十〕 本书卷首张其淦序。

## 原序

《宋东莞遗民录》，九龙真逸之所著也。呜呼！冬青树老，见蹈海之冠裳；薇蕨风清，挹空山之冰雪。十步非无芳草，一篇永寿贞珉。（表梓里之精灵，寓黍离之感喟。作者其有忧患之心乎？）

慨自浓花淡柳，不说钱塘；剩水残山，惟馀岭峤。胶舟则昭王孰问，虫沙则穆满难归。吾邑熊将军飞，以草莽臣，扶纲常节，驱市人而执挺，旋巷战以捐躯；铜岭烽灭，化为磷火之场；银塘浪飞，涌出榴花之血。美矣，善矣，求仁得仁。维时孟岭殷顽，珊洲阮逸，志同道合，履洁怀清。或则派衍天潢，仓皇荷戟；或则姻连宗室，垂老投簪。管宁皂帽，辽海潜踪；元亮白衣，柴桑高卧。往往书编甲子，恨写庚申。种菜圃以招朋，望崖门而陨涕。击竹如意，来浙水之悲风；呼玉带生，忆庐陵之旧雨。慈元殿废，块肉难寻；越国舟沉，斗胆谁悼。青天问而首搔，碧海枯而泪续。命之衰也，伤如之何？然而卷蔬之心，拔而不死；申椒之气，郁而弥馨。武嘉一策，思障江河；逢萌三纲，言凜霜雪。国香零落，吟芳草以怨王孙；湘水波澜，赋女萝而招山鬼。汉史所称「不屈颖阳之高，终全孤竹之洁」者，其在斯人欤？

尝考宋代遗佚，多以诗文自显，吴月泉之吟社，杜清碧之谷音，元赵景良《忠义集》所编，明程敏政《遗民录》所辑，冥鸿著其几辈，窥豹略见一斑。又若吴之振《宋诗钞》、顾嗣立《元诗选》，厉樊榭七人杂事之咏，曹六吉百家宋诗之存，刻意搜罗，足资考证。而秋晓诸贤既有遗集，各家所著，采录者鲜。人则振振，诗歌麟趾；名则寂寂，句同凤毛。秘片玉于于阕，遗明珠于合浦。斯则杜鹃望帝，同拜荒山；精卫冤禽，终沉恨海。后世不生子云，集之覆瓿宜矣。嗟乎！鼎翁吾汶，相对苍茫，皋羽西台，不忘痛哭。汪水云之石砚，有泪成斑；郑思肖之铁函，以心名史。蛟峰门户，让白石以主盟；蝶轩文章，溯阆风而载笔。凡厥逸民，并彰竹素，留贻一卷，永寿千春，粒米皆丹，碎金亦宝。若夫献之有坡谷门风，月卿号泉田隐遁。仿陶书之例，遂显秋声；写山民之图，等闲湖水。遗篇巨制，尚难更仆数也。庾子山之赋好，江关助其老成；孔巢父之名传，天地长留诗卷。独吾邑遗佚，标榜未闻乎汐社，篇章几付乎劫灰。慨当时推挽之无人，问后世表章而谁属？呜呼！铜仙辞汉，我吟长吉之诗；玉马朝周，人重子昂之画。披梦华之录，孟老游仙；考逸民之传，野王名佚。此读史者于以欷歔，而怀古者因之凄怆也欤？真逸遁迹海滨，征求文献，念维桑而恭敬，发潜德之幽光，仿《莞八遗民》旧著，数见其增，考《粤十三家》新篇，诗仍待辑。苍凉凭吊，闻落叶而怆然；编纂成书，折疏麻而远



寄。其淦怀贤念切，好古心同，竟日披览，如获琅书。当年护持，定烦神物。沧江朱昧，难招异代之忠魂；故里黄冠，喜有千秋之知己。

真逸著有《胜朝粤东遗民录》，既付手民矣，或怱患之复为《宋粤东遗民录》，他日者，星抄露纂，不遗屑玉零金，月苦风酸，罗列贞松劲竹。梦梁已醒，茹蘖诚甘，弥增岭海之光，不尽沧桑之感。所谓藏之名山，传之其人，匪异人任也？虞卿避地，乃著穷愁之书；子安有言，不让当仁之笔。后死之责，亦安可辞！敢缀芜词，以为嚆引。人间何世，哽咽同深。

丙辰夏六月，张其淦谨序于春申浦。